

中国当代诗歌宁波卷

上升的蔚蓝

三卷本

浙江文艺出版社

蔚 蓝

三卷本

浙江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强 弓 荣 荣(特邀)

封面设计:林绍灵

上升的蔚蓝
中国当代诗歌宁波卷

宁波市作家协会编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浙江宁波市甬江印刷厂二分厂印刷
(杭州体育场路 347 号) (宁波 庄桥)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27 插页 2 字数 600000 印数 1500

1999 年 5 月 第 1 版 199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39-1257-7/I·1121 总定价:54.00 元

中国当代诗歌宁波卷

上升的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complex, abstract composition. It features a series of concentric, swirling lines that create a sense of motion and depth. In the center, there is a circular motif that resembles a stylized eye or a vortex. The overall color palette is monochromatic, with various shades of gray and white. The text is overlaid on this background, with the title '上升的' being the most prominent element.

不羨子金寶
每下一篇珠玉
量生愿

君東坡詩以贊「上升的」尉
藍「詩集」出版 楊東標



杨东标系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宁波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

序

沈泽宜

每逢人生的重大时刻，或喜或悲，我们都会想起诗歌，那种精致、珍贵而又无限朴素的语言。是的，对中国人来说，没有比诗更重要的了。这不但因为诗高居华夏文明的榜首，更重要的是，诗是我们良心的证词，灵魂的独唱，是真我在磕磕碰碰的人生中所发出的唏嘘或者欢叫。诗人把自己留在诗里，严厉而苛刻，真实而不虚，因而，送走一首诗等于送走一个精神上的婴儿，一个等同于又超越于自己的肉身，让它去与他人友善相处。

今年适逢建国五十周年庆典，又适值二十世纪的最后一年，宁波市作家协会为宁波市的诗友们结集出版了这部集大成的诗集，实是一樁盛举。数十位诗人把自己这么多年来之精萃之作，不，把自己的部分生命永久地保存于此，这是何等隆重的一件盛事呵！

宁波是浙东的诗歌重镇。在“七月派”老诗人孙铤先生的带动与荫佑之下，数十年间涌现了一代又一代的诗人。我翘着南望，侧耳倾听，一再被仁慈恺切、激昂感奋的诗人声音所打动。宁波诗友，无论我有缘结识或仅闻清名，我都感受着一份如同兄弟姊妹一般的情谊。通过阅读，恍若如闻其声，如见其人，一起交流人生感悟、内心隐秘，因而竟如同早已熟悉，再无需客套的了。这对我来说是一种愉快的荣幸。

进入新时期后，宁波市的诗歌创作日趋繁荣，成绩斐然。中国新时期最早的城市诗作者之一、最早的海军军旅诗作者之一，都出在宁波。三代诗人，孙铤、袁吉发、潘志光、俞广德、吴百星、力虹、

陈云其、荣荣、王大方、郭靖、戴中平、韩高琦、远岛、原杰、陈剑飞、俞强、阿门……，以各具特色、无法彼此取代的作品饮誉江南，且有好几位已走进全国诗歌读者的视野。这就为今后进一步地交流与对话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1996年深秋，我曾应邀参加了于南京召开的中国第二届女性文学研讨会。会上，《诗探索》主编吴思敬先生针对中国女性诗歌写作的现状发言时，仅仅提到了两位女诗人的名字，并予以充分的肯定。一位是上海的张烨，另一位就是宁波的荣荣。而诗人张烨虽然如今人在上海，算是上海的了，但她的根却在宁波奉化。这两位女诗人，十多年来，不但从未辍笔，而且越写越好。这是偌大一个中国的仅有之事。如此说来，宁波这钟灵毓秀之地，不是与诗格外有缘么？

宁波港既是商港也是军港。东海边岸一座伟大的城市今天已初具雏型。这座未来大都会的风采、精神与脉息将由你们的诗来昭示，民众的生存感受、内心苦乐、对大地的感恩和对苍天的祈祷将由你们的诗来说出，往昔的回眸现实的审视未来的眺望将由你们的诗来表述，一个开放中国对世界的问候与祝福将由你们的诗来传达。宁波的诗友们，我们所面对的正是这样一个最需要诗的世代。市场经济的初呈繁荣既有冲击诗歌的一面，又有造就诗歌的一面。我深信它进一步的发育和成长，必将带来诗创造的真正自由和繁荣兴旺。而我们的读者，在物欲中沉浸过久之后，也必将重新怀念一片深邃、明亮的诗的天空。

因此，值此诗集隆重问世之日，谨衷心祝愿宁波市诗人们能“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坚守人文精神，光大汉诗传统，以更加清新嘹亮的歌唱跨入人类新的千年纪！

是为序。

一九九九年三月十二日于湖州

本卷诗人

戴中平(1 ~ 31)

韩高琦(32 ~ 62)

梦 笛(63 ~ 91)

原 杰(92 ~ 121)

俞 强(122 ~ 152)

郭 靖(153 ~ 185)

王大方(186 ~ 215)

林忠东(216 ~ 242)

陈 雨(243 ~ 272)

俞继业(273 ~ 303)

非 武(304 ~ 326)

周奖荣(327 ~ 357)

桑 梓(358 ~ 368)

戴中平的诗



只有不断沉醉于梦想的人才能获得诗的灵感,因为唯有梦赋予了我们无限自由的想象。

我当然珍惜生命中唯一的自由,因此拒绝一切现实话语中的规则和秩序,在诗歌这一特定的行为领域内,寻求一个无人统治的幻觉世界。

也就是说,当那些奇妙的词语醒来后发觉梦境成了现实,诗歌本身或许已经死亡。

自由是残忍的。

诗的灵魂难道能回避痛苦?

戴中平,男,1957年9月出生。习诗近二十年,偶有作品获奖。

1月15日之梦
塞尚的画室
幻想的博尔赫斯
音乐会上的希思
飞鱼
船队
南方麦穗
木雕
为什么崇尚火药
水牛
芒果
面纱
电影语言
履迹

大河
渊源
阳光
玻璃幕墙
城市河
伤口
栅栏
琴师
高雅艺术
画廊
快餐店
午夜地铁
过街天桥

一月十五日之梦

——纪念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

且让我记住一月十五日 我记住
被谋杀的梦 梦中的音乐雕塑 以及诗歌
当美利坚的石油混入海水 和人道力量
那是谁 石油中黑色的鱼 不断闪回
挣扎成黎明前冰凉的时间
我记住
水泥地坪上火热的血 风中的演讲稿
一月十五日 最后一页长久地被人类阅读

然后我记住石油的海湾 记住
多国部队的飞机和阿拉伯强硬的胡子
战争和欺骗 这是同样重要的手段
我记住
一颗子弹 击穿种族的外套
仍保持简洁 明快 硬朗的特征

而另一颗子弹在空气中
泣叫
那流血的 依然是一月十五日 一个梦

并且我记住 一个黑人倒下时的手势
今天 那黑色的石油
又在谁的梦中疯狂燃烧

塞尚的画室

现实永远在画家手里

1907年 塞尚的画室更趋简陋
那些水果已经不设想图案
它们陈放在餐桌上
一种颜色超出另一种颜色

老年塞尚拒绝用苹果煮食
他坐在那儿 衣衫皱损
安祥无愧的画笔下
苹果
失去了食物性质
就像餐巾上的酒瓶
松大口袋里的烟斗

塞尚 习惯于运用红色和蓝色的意识

犹如单纯的真理诱导着

时间

窗外 不可知的事物不断生长

成熟的苹果

使文字无能为力

请想象我们的惊喜吧

扶住画架

在丰丽的沼泽和原野

让生命穿越永恒的艺术

我们停止

或者继续

幻想的博尔赫斯

1955年 博尔赫斯独立阿根廷海岸

光明的羽翼渐渐远去

关闭的窗子透进曙色

博尔赫斯想起一头饥饿的美洲虎

它古铜色的活力生动了恒河之黄昏

而那诗歌之外的另一头虎

在苏门答腊或者孟加拉多变的阳光下

伤口里正流出辉煌的幻想

博尔赫斯 这灵魂终生的囚徒

全身散发着森林原始的气息
沙漠开始下雨
波斯人的夜莺死于美妙的旋律
博尔赫斯如痴如狂
用拉丁文
紊乱了哲学季节

幻想的博尔赫斯是假面 痛苦和复活
是一种语言一种传统一种抓住现实的方法
一个东方诗人在所有的秋天望着他
发觉自己不过是个反影

1988 年 幻想的博尔赫斯是一切
或者什么也不是

音乐会上的希思

把对世界的全部感觉
凝聚在一节亮闪闪的指挥棒上
这是一种魔力
随即有思想的瀑布自一条河的源头
轰然喷泻

灯火辉煌 城市
四月的黑眸子开始灼灼燃烧

五线谱的航道里
黑蝌蚪们以各自的姿态一路游去
(曾经
这些可爱的精灵们偏离过主航道
如今你说当四年首相是错误的选择)

这一刻你猛然觉得
当年的施政演说是多么苍白无力
而蝌蚪们已肩负另一种使命
在你目光深情的注视里
以和平的编队一路游去
河水的流动意味深长

银发剧烈抖动如十二月之松林
然后是高潮 世界为之倾倒
掌声如雷
震撼某些角角落落
在蝌蚪们游过的两岸
鲜花如期开放

哦希思 总有一天
你的蝌蚪要长成漂亮的青蛙全人类的青蛙
在另一个四月
唱出美好的年景

飞 鱼

我看见强壮的马匹被野草吞没
这一秘密的过程令人激动不已
那儿，密密的草根下面
是冷峻的大海

我看见你的灵魂
嵌在空荡无涯的孤独里
就像桅杆
描绘大海铁灰的表情
多么全神贯注的工作
使每一次日出都显得格外辉煌

此刻我球状的眼皮
已干燥得眨不动世界的形象
那儿
大街上运货车飞驰
城市挫动锋利的门牙

海水中溶满月光。如此宁静
你们蓝色的身影在岩石后接吻
于这冰凉的处所
我嗅到盐的气息
还有马的骨架

不管怎样。我离开你们的时候
已将一生的疯狂
全部坦露

船 队

一支黑色船队顺流而下
船夫们裸露着肌肤
乱发被风景抚摸得任性而粗野

一路历史的旋涡
两岸是落叶乔木
褐色的枝默默刺向天空
犹如一种严肃的思想
冷酷且无情
浑浊的河水由此显得深刻

他们的肌肤不可思议地明亮
令乔木黯然失色
船队顺流而下
是的，乔木们已经落叶
作为某种象征
乔木们每年都重复古老的
游戏
沿岸的村落终年缄默